



1	4
1555	
50	



門 14  
號 1555  
卷 50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魏 皇 侃 義疏  
梁 皇 侃 義疏

論語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者孔子弟子也此篇明時無明君賢人獲罪者也

所以次前者言公冶雖在枉濫縲紲而為聖師

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冶次里仁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註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  
名長縲黑索也縲繫也所以拘罪人也疏子謂至  
妻之。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云子謂公治長可妻也者公治長弟子也可妻者  
 孔子欲以女嫁之故先評論而謂可妻也云雖在  
 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者既欲妻之故備論其由來  
 也縲紲黑索也縲紲也古者用黑索以繫罪人也  
 治長賢人下經枉濫在縲紲之中雖然實非其  
 罪也云以其子妻之者評之既竟而遂以女嫁之  
 也范甯曰公治長正獲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  
 之將以大見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  
 人也別有書論釋云公治長從衛還魯行  
 至二塚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  
 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前日出行于今  
 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  
 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  
 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  
 長道如此村官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囚錄治  
 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不殺  
 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  
 令償死駐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

上相呼嘖嘖喙喙治長含笑吏啓主治長笑雀語  
 是似解鳥語主教問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  
 曰雀鳴嘖嘖喙喙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和牛  
 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不信遣人往看果  
 如其言後又解雀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  
 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治長解鳥  
 語故聊記之也。註孔安國曰公治長弟了魯  
 人也姓公治名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

子妻之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縉魯人也字子

容不廢言見任川也。子謂南容也。云子謂南

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明南容之德也若遭

國君有道則出任官不廢己之才德也若君無道

則危行言遜以免於刑戮也刑戮通語耳亦含輕

重也云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論之既畢孔子以己

兄女妻之也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兒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為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為劣也以己女妻公治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故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閒也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也姓南宮各縚也又名閱也

子謂子賤註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必不齊也君

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取斯註苞氏曰若人

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

行之註子謂至取斯云子謂子賤者亦評子賤

人如此人也言子賤有君子之德故言君子哉若此人也云魯無君子者斯為取斯者因美子賤又

美魯也焉安也斯此也言若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君子之行而學之乎言由魯多君子故子賤學而得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註孔安國曰言汝

是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註苞氏曰瑚

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

之貴者也註子貢問至璉也云子貢問曰賜也

不及己己獨區區己分故因諮問何如也云子曰

汝器也者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云曰何器

也者器有善惡猶未知己器云何故更問也云曰

瑚璉也者此答定器有善分也瑚璉者宗廟寶器

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之貴者也或云君子不

是貴器亦用偏也故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為貴  
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為  
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  
不足多况其幾者乎是以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君  
子皆不欲也註苞氏曰至貴者也。云瑚璉者  
黍稷器也者用盛黍稷之飯也。云夏曰瑚云者  
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璉者  
皆云是誤也故樂章曰未詳也然夏殷各名而  
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簋  
內方外圓曰篋俱容一斗二升以簋盛黍稷以篋  
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簋篋  
而遠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捨當時而遠  
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  
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  
伊呂為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簞瓢陋  
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此器用  
廢興者也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註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

冉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

仁也焉用佞也註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

給數為人所憎也註或曰至佞也。云或曰雍也

雍其有仁德而不能佞注求會時也云子曰焉用  
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躬自足焉用作  
佞為也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更說佞人之  
為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  
人捷給無實則數為人所憎惡也云不知其仁也  
焉用佞也者憎佞為惡之深故重答距於或人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註孔安國曰開

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

能究習也子悅註鄭元曰喜其志道深也至子使

也。云子使漆彫開仕者孔子使此弟子出仕官也。云子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答也。答師稱吾者

古人皆然也。答云言己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

仕也。故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

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

言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云子悅者孔子開開

言而欣悅也。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

為政不能使民信己。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及汲於榮祿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註馬融

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子路聞之

喜註孔安國曰喜與己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

我無所取材註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

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

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日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

海便喜不復願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

取哉言唯取於己也古字材哉同耳子曰至取

不行乘桴浮於海者桴者編竹木也大曰筏小曰

桴孔子聖道不行於世故或欲居九夷或欲乘桴

泛海故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云從我者其由

也與者由子路名也言從我浮海者當時子路也

故云其由與云子路聞之喜者子路聞孔子唯將

與己俱行所以喜也云子曰由也好勇過我者然

孔子本意託乘桴激時俗而子路信之將行既不

我以戲之也所以云過我者我始有乘桴之言而  
子路便實欲乘此是勇過我也云無所取材者又  
言汝勇乃過勝於我然我無所竟取為桴之材也  
○註鄭元曰至同耳○云子路信云云者此注如  
向釋也云一日云云者此又一通也此意亦與前  
不乖也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者此注則  
微異也哉送句也言子路信我欲行而所以不願  
望者言將我入海不復取餘人哉言唯取己也云  
古字材哉同耳者古作材字與哉字同故今此字  
雖作材而讀義應曰哉也又一家云孔子為道不  
行爲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  
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  
亦故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  
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戲曰汝  
好勇過我我無  
所更取桴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仁道

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于乘之國可使  
治其賦也○註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  
也何如子曰求也于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  
宰也○註孔安國曰于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  
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不  
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  
與賓客言也○註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  
可使為行人也不知其仁也○註孟武伯問至仁也  
○註孟武伯問子  
路仁乎者武伯問孔子云弟子中有子路是仁人  
不乎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也所以云不知者

范甯曰仁道宏遠仲由未能有之又欲指言無  
仁非獎誘之教故託云不知也云又問者武伯得  
答不知而意猶未已故更問云子路定有仁不乎  
故范甯曰武伯意有未愜或似仲尼有隱故再問  
也云子曰由也云云者賦兵賦也孔子得武伯重  
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才伎然  
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之兵  
賦仕為諸侯之臣也云不知其仁也者言唯知其  
才堪而猶不知其仁也云求也何如者武伯又問  
孔子弟子冉求其有仁不乎故云何如也云子曰  
求也云云者亦不答仁而言求之才亦堪也千室  
之邑卿大夫之邑也百乘之家三公采地也言求  
才堪為千室百乘之邑宰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  
結答不知其仁也云赤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弟子  
公西華有仁不乎云子曰赤也云云者亦唯答赤  
之才能也束帶立於朝謂赤有容儀可使對賓客  
言語也故范甯曰束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  
來相聘享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不答有仁也。

註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言子路未  
能全受此仁名故云不知也。註孔安國曰至家  
臣。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者  
今不復論夏殷且作周法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  
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百里侯地方四百里伯  
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舊說五等之  
地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何以然天子  
畿千里既以百里為一公采五里為一卿采二  
五里為一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  
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  
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百里小采  
一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  
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  
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  
里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  
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為井井有三家若方二  
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



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  
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  
里者三有餘也云諸侯千乘者謂上公也云卿大  
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者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  
采鄭注雜記及此竝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  
大夫之稱也。註馬融曰至人也。行人謂宜使  
為君出聘鄰國及接鄰國之使  
來者也周禮有大小行人職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註孔安國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

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註苞氏曰既

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

貢心也。子謂至如也。云子謂子貢曰汝與回

汝與顏回二人才伎誰勝者也所以須此問者繆  
播曰學末尚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  
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  
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  
進回也云對曰云云者答孔子以審分也王弼曰  
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毅及二明相  
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  
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  
至一也云子曰弗如也者弗不也孔子問子貢之  
答分有懸殊故定之云不如也云吾與汝弗如也  
者孔子既答子貢之不如又恐子貢有怨故又云  
吾與汝皆不如也所以安慰子貢也。註苞氏曰  
至心也。云既然而子貢弗如者釋前弗如也復云  
云云者苞意如向解而顧歎申苞注曰回為德行  
之俊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故使  
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  
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  
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

同之以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  
與聖師齊見所以為慰也侃謂顯意是言我與爾  
俱明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賓  
日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宰予晝寢註苞氏曰宰予弟子宰我也子曰朽木不

可彫也註苞氏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糞土之

牆不可朽也註王肅曰朽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

不成也於予與何誅註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

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

與改是註孔安國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

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註宰予至改是。云宰

予惰學而晝眠也云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者孔子

責宰予晝眠故為之作譬也朽敗爛也彫彫鏤刻

畫也夫名工巧匠所彫刻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

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故云朽木不可

彫云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者牆謂牆壁也朽謂朽

墁之使之平泥也夫朽墁牆壁若牆壁上堅實者

則易平泥光飾耳若墁於糞土之牆則頽壞不平

故云不可朽也所以言此二者言汝今當晝而寢

不可復教譬如爛木與糞牆之不可施功也云於

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言所責者當責有智之人而

今宰予無智則何責乎予宰予與語助也言不足

責也即是責之深也然宰我有此失者一家云其  
是中人豈得無失一家云與孔子為教故託跡受  
責也故珊琳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解廢  
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為  
影響者也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

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其  
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為發起也云子曰云  
云者始謂孔子少年時也孔子歎世醜薄之跡今  
異昔也昔時猶可故吾少時聞於人所言便信其  
能有行故云而信其行也云今吾云云者今謂孔  
子末時也不復聽言信行乃更聽言而必又須觀  
見其行也云於予與改是者是此也言我所以不  
復聽言信行而更為聽言觀行者起於宰予而改  
為此所以起宰予而改者我當信宰予是勤學之  
人謂必不懶惰今忽正直晝而寢則如此之徒居  
然不復可信故使我  
并不復信於時人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註苞氏曰申枨魯人

也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註孔安國曰慾多情慾也

疏子曰至得剛。云吾未見剛者者剛謂性無慾者也孔子言我未見世有剛性無慾之人也云

或對曰申枨者或有人聞孔子說而答之云魯有  
姓申名枨者其人剛也云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者  
孔子語或人曰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枨性多情慾  
多情慾者必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註

馬融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註孔安國

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疏子貢曰至

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自願無世人以非理加陵於  
我也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又云我唯唯願人不  
以非理加於我而亦願不以非理加於人也  
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孔子抑子貢也言能  
不招人以其非理見加及不以非理加人此理深遠  
非汝分之所能及也爾汝也故袁氏曰加不得理  
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己盡得  
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註孔安國曰至己也

○然不加人人不加己並難可  
能而注偏釋不加己者畧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質著見可得而聞也

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

天道者元亨利貞之道也

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貢曰至已矣

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此歎

顏氏之鑽仰也但顏既庶幾與聖道相鄰故云

鑽仰之子貢既懸絕不敢言其高堅故自說聞於

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聖人之筌蹄亦

無關於魚兔矣六籍者有文字章著煥然可修耳

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然典籍著見可聞

可觀今不云可見而云可聞者夫見之為近聞之

為遠不敢言躬自近見政欲寄於遠聞之而已云

夫子云云者夫子之言即謂文章之所言也性孔

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利貞之道也言孔

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

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

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

也○註性者至聞也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

也者人稟天地五常之氣以生日性性生也云天

道者元亨利貞之道也言元善也亨通也日新謂

日日不停新不已也謂天善道通利萬物新新

不停者也言孔子所稟之性與元亨利貞之道合

後之言凡者亦不可問何獨聖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孔安國曰前所聞

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註子路有

能行唯恐有聞。子路稟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

有所聞於孔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

有所聞恐行之不周故唯恐有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孔文

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

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註子貢問至文也。云子

貢問云云者衛大夫孔

叔圉以文為謚子貢疑其大高故問於孔子也問

其何德而謚文也云子曰云云者答所以謚文之

由也敏疾速也言孔圉之識智疾速而所好之學

若有所不知則不恥諮問在己下之人有此諸行

故謂為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註孔安國曰子產鄭大

夫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註子謂至也義云子謂子產有

德位是君子之道也云其行己也恭者言子產有四

行己身於世常恭從不逆忤人物也云其事上也

敬者二也言若事君親及凡在己上者必皆用敬

也云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其養民皆用恩惠也

故孔子謂為古之遺愛也云其使民也義者

四也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得所宜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註周生烈曰齊

大夫也晏平諡名嬰也註子曰至敬之云晏

嬰平仲與人結交有善也云久而人敬之者此善

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

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自首如新隆始者

易克終者難教厚不棄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

尼表焉

子曰臧文仲居蔡註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

也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為名焉

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稅註苞氏曰節者

栢也刻鏤為山也稅者梁上楹也畫為藻文言其

奢侈也何如其智也註孔安國曰非時入謂以為

智也註子曰至智也云臧文仲居蔡者若猶畜

卜國之吉凶大夫以下不得畜之文仲是魯大夫

而畜龜是僭人君禮也云山節藻稅者此奢侈也

山節者刻栢頭露節為山如今紙斗也藻稅者畫

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人君居室無此禮而文仲

為之故為奢也宮室之飾上去首去本大夫達棊

諸侯刻而斲之天子加密石焉出穀梁傳云何如

其智也者時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

苞氏曰至僭也云蔡國云云者國君守國之龜

出蔡地因呼龜為蔡也云長尺有二寸者蔡地既

出大龜龜長尺二寸者因名蔡也云居蔡僭也者

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也不得畜蔡也文仲畜

之是僭也註苞氏曰至侈也云節者栢也

刻鏤為山也者言刻栢柱頭為山也栢是梁上柱

名也云稅者梁上榷也者梁上榷即是橋橋即休  
得姓也也而面言之當是互明之地刻橋頭為山  
也直橋身為藻文也又有一本注云山節者刻橋  
橋為山也云蓋為藻文言其奢侈也者若以注意  
則此是非借也正言是奢侈  
失禮人君無此禮故不借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註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

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但聞其

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

棄而違之註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

文子惡之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也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至他邦則又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女子避惡逆去無道求

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

也註子張問至得仁云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者

也令尹楚官名也子文為楚令尹故曰令尹子

文也云三仕為令尹無喜色者文子經仕楚三過

為令尹之官而顏色未嘗喜也云三已之無愠色

者已謂黜止也文子作令尹經三過黜而亦無

愠志之色也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雖

三過黜每被黜受代之時必以令尹舊政令告

語新人恕其不知解也云何如也者子張問孔子

齒

令尹行如此是謂何人也云子曰忠矣者孔子答  
言臨代以善告新此是為臣之忠者也李充曰進  
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臣之至  
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孔子如子女之行可  
得謂為仁乎云曰未可知焉得仁者孔子答曰唯  
爾其忠矣夫知其何由得為仁也李充曰子玉之敗  
子文之喪季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賦夫人之子不  
可謂仁也魯季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賦夫人之子不  
君者崔子齊大夫崔杼也賦其君莊公也云賦者  
夫上殺下曰殺殺名為專也下殺上曰弑弑試也  
下之害上不得即而殺必先知相試以漸故易曰  
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漸矣  
如履霜以至堅冰也云陳文子有馬十乘者陳文  
子亦齊大夫也十乘四匹也四馬其乘一車故  
十乘有四匹也云乘而達之者文子見崔杼殺  
君而已力勢不能討故棄四匹馬而達去此國  
更往他邦云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  
于時天下劫亂國皆惡文子棄馬而去復更至

他邦而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  
崔子也云違之者違去也文子所至新國又惡故  
又去之也云之至一邦者之往也去所至新國更  
復往一邦也云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去初  
所至更往一國一國復昏亂又與齊不異故又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已復更去也云何如  
者子張更問孔子言文子捨馬三至新邦屢違之  
事如此可謂為何人也云子曰清矣者清清潔潔也  
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云曰仁矣乎者子  
張又問若如此文子之行則可謂為仁不乎乎云曰  
未知焉得仁者答曰孫綽曰其能自去只可得清未  
知所以得名為仁也孫綽曰大哉仁道之宏以文  
子平粹之心無借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  
逝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  
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  
求治不汙其身體無違其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  
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  
濟世未可謂仁也李謂為未智亦不勝為未知也

五



○註孔安國曰至於菟。楚鬬伯比外家是邠國其還外家通舅女生子既恥之仍遂擲於山草中此女之父獵還見虎乳飲小兒因取養之既未知其姓名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音烏塗此兒為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後知其是伯比子故呼為鬬穀於菟也後長大而賈仕楚為令尹之官范甯曰子文是也。○註捐其四十四匹馬。捐棄放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註鄭元

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諡也女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註季文子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者言文子有賢行舉事必三過思之也。○云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者孔子美之言若如文子之賢不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也。○斯此也有一通云言再過二思則可也。又季彪曰君

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也。○註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註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註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

子曰甯武子。○註馬融曰甯大夫甯俞也武諡也。○註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註孔安國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註子曰至此章美武子德也。○云邦有道則智者言武子若值邦君有道則肆已智識以贊明時也。○云邦無道則愚者若值國主無道則卷智藏明詳昏同愚也。○云其智可及也者是其中人識量當其肆智之日故為世人之可及也。○云其愚不可及也者時人多術聰明故智識有及於武子者而無敢詳愚隱智如

武子者故云其愚不可及也。註孔安國曰至及也。詳詳也。王朗曰或曰詳愚蓋運智之所得緣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答曰智之為名止於布德尚善動而不黜者也。愚無預焉至於詳愚則光潛綵恬然無用支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日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孫綽曰人情莫不好名成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世而於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為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節智以成名者易去華以保性者難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註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

遂歸。註子在至之也。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者此辭再言歸與歸與者欲歸之意深也。云吾黨云云者此是欲歸之辭也。所以不直歸而必有辭者客住既久主人無薄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生愧故託為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吾黨者謂我鄉黨中也。小子者鄉黨中後生末學之人也。狂者直進無避者也。簡大也大謂大道也。斐然文章貌也。孔子言我所以欲歸者為我鄉黨中有諸末學小子狂而無避進取正經大道輒妄穿鑿斐然以成文章皆不知其所以輒自裁斷此為謬誤之甚故我當歸為裁正之也。註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趨取也。大道正經也。既狂故取正典穿鑿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子曰至用希。○

此美夷齊之德也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希少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已已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註孔安國曰至各也○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各初字子朝伯夷各允字公信叔齊各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註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註孔安國曰乞之

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註子曰至

云孰謂微生高直者于時世人多云微生高用性清直而孔子譏之故云孰謂微生高直也孰誰也云或乞醯焉者舉微生非直之事也醯酢酒也或有人就微生乞醯者也云乞諸其鄰而與之者諸

之也時微生家自無醯而為乞者就已鄰有醯者乞之以與或人也直人之行不應委曲今微生高用意委曲故譏其非直○註四鄰○四鄰四面鄰里之家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註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之貌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註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

史也匿怨而友其人註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

詐親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註子曰至恥之○

恭者謂已用恭情少而為巧言令色足恭之者也繆協曰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已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之適而曲媚於物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其既良直故凡有可恥之事而仲尼皆從之為恥也巧言令色足恭是可

恥之事也云匿怨而友其人者匿藏也謂心藏怨而外詐相親友者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從丘明恥也范甯曰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註孔安國曰憾恨也顏

淵曰願無伐善註孔安國曰自無稱已之善也無

施勞註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

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註孔安國曰懷安也註顏淵至懷之云顏淵季

第是季侍侍孔子卑在尊側曰侍也云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盍何不也孔子語顏路曰汝二人何不

各言汝心中所思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弊敗也憾恨也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憾也故殷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已推誠問往感思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云顏淵曰願無伐善者有善而自稱曰伐善也顏淵所願也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云無施勞者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為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云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說志既竟而子路又云願聞孔子志也古稱師曰子也云子曰云者孔子答也願已為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已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已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已必是慈惠故也樂肇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註苞

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註子曰

也○已止也止矣乎者歎此以下事久已無也訟

猶責也言我未見人能自見其所行事有過失而內自責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註子曰至學也○丘孔子名也孔子自稱名言

如立之好學耳孫綽曰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

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為人未足稱也好之至

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今

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己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占

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一

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餘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信耳故衛瓘曰所以

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如丘耳苟能好學則

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論語雍也第六註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

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橫罪為所以次前者其雖

切故公治前明而雍也為次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註苞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

侯可使治國政也註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

德可使為謂為諸侯也孔子言冉雍之

諸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子曰

可也簡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

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註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

下寬略則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註苞氏

曰伯子之簡大簡也子曰雍之言然註仲弓問至

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即冉雍也問孔子曰有

人名子桑伯子此是何人也云子曰可也簡者可

猶可謂也簡謂疎大無細行也孔子答曰伯子之

身所行可謂疎簡也云仲弓曰云云者孔子答曰

伯子所行可謂疎簡故仲弓更諮孔子評伯子之

簡不合禮也將說其簡不合於禮故此先說於合

禮之簡也言人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能

如此者乃為合禮故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云居

簡云云此說伯子之簡不合禮也而伯子身無

敬而以自居又行簡對物皆無敬而簡如此

不乃大簡乎言其簡過甚也云子曰雍之言然者

雍論簡既是故孔子然許之也虞喜曰說苑曰孔

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

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孔子

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

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

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

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大簡無文繁吾欲說而文

之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言書傳不見

有子桑伯子也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言伯

子能為簡略之

行故云可也

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善未嘗復行也。哀公問至者也。云哀公問曰諸弟子之中誰為好學者。哀公問孔子好學者。答曰弟子之中唯顏回好學。云不遷怒者此舉。顏淵好學。分滿所得之功也。凡夫識味有所瞋怒。不當道理。唯顏回學至庶幾而行。藏同於孔子。故議照以道怒。不乖中。故云不遷。遷猶移也。怒必是理。不遷移也。云不貳過者。但不能照機機非己所得。故於己成過。凡情有過。必文是為再過。而回當機時不見己。乃有過。機後即知。則不復文飾以行之。是不貳也。故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然學至庶幾。其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為當時哀公濫怒。或過欲因答寄箴者也。云不幸短命死矣者。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若顏子之德。非應死而今死。故曰不幸也。命者稟天所得。以生如受天教命也。天何言哉。設言之耳。但命有短長。顏生所得短者也。不幸而死由於短。

命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云今也則亡者。亡無也。言顏淵既已死。則無復好學者也。然游夏文學著於四科。而不稱之。便謂無者何也。游夏非體之人。不能庶幾。尚有遷有貳。非關喪子唯顏生。鄰帶故口無也。云未聞好學者也。者好學庶幾。曠世唯此士難重得。故曰未聞也。註凡人至行也。云凡人任情喜。違理者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無偏。故違理也。云顏淵任道怒。不過分者。過猶失也。顏子與道同行。捨不自任。已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物豈逃形。應可怒者皆得其實。故無失分也。云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者照之故當理。當理而怒之。不移易也。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者即周易繫為解也。未嘗復行。謂不文飾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註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請

益曰與之庾註苞氏曰十六斗為庾也冉子與之

粟五秉註馬融曰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註鄭元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疏華

使至繼富註云子華使於齊者子華弟子公西赤

字也姓公西名赤有容儀故為使往齊國也但不

知時為魯君之使為孔子之使耳云冉子為其母

請粟也時子華既出使而母在家冉有由朋友之

情故為子華之母就孔子請粟也云子曰與之釜

升也云請益者冉求嫌一釜之少故更就孔子請

益也云曰與之庾者冉子既請益故孔子合與之

庾也庾十六斗也然初請唯得六斗四升請益而

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為不次政恐益足前釜

以成十六斗也云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十六斛曰

秉五秉八十斛也孔子與粟既竟故冉子又自以

己粟八十斛與之也云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衣輕裘者孔子說我所以與少又說冉求不應與

多意也肥馬馬之食穀者也輕裘裘之皮精毛軟

及新綿為著者也若家貧則馬不食穀而瘦裘用

麤皮毛強而故絮為著綿袍是也今子華往使於

齊夫時所乘馬肥其所衣裘輕軟則是家富其母

不乏也云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孔子曰

吾聞舊語夫君子施但周贍人之急者耳不係繼

足人為富蓄也註六斗四升曰釜也春秋傳

昭公三年冬晏子曰齊舊四量豆甌釜鍾四升為

豆各自加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案如茲說是

四升為豆四豆為甌甌斗六升也四甌為釜釜六

斗四升如馬注也若鍾則六斛四斗也註苞氏

曰十六斗為庾也然案苞注十六斗為庾與買

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旅人職云豆實三



而成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  
 人職云庚實二穀案如陶旌二文則庚二斗四升  
 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為庚即是聘禮之數也聘  
 禮十六斗曰簋不知苞買當別有所出耳○註馬  
 融曰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聘禮六十  
 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是馬注與聘禮之  
 數同也○註鄭元曰非再求與之太多也○非猶  
 譏也孔子此語是譏冉求與子華母粟之太多也  
 然舊說疑之子華之為當定乏為當定不乏若  
 實乏而子華肥體則為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為不  
 仁若不之而冉求與之則為不智誰為得失舊通  
 者云二人皆得官也子華中人豈容己乘肥馬衣  
 輕裘而令母乏必不能然矣且夫子明言不繼富  
 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為請與多者明朋友  
 之親有同己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  
 也今不先直以己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己若  
 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乏故先請孔子孔子再與  
 猶不至多明不繼富也已故多與欲招不繼富之

責是知華母不乏也華母不乏而已與之  
 為於朋友之義故也不乏尚與況乏者也

原思為之宰註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為

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註孔

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子曰毋註孔

安國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

乎註鄭元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也○原思至黨乎○云原思為

為魯司寇有采邑故使原思為邑宰也云與之粟

九百者九百九百斗也原憲既為邑宰邑宰宜得  
 祿故孔子以粟九百與之也云辭者原性廉讓辭  
 不受粟也云子曰毋者原辭不有受故孔子止之

也毋毋辭也云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又恐原憲  
不有受故又說云汝莫辭但受之若無用當還分  
與爾鄰里鄉黨也此是示賢人仕官潤澤州鄉之  
教也云鄰里鄉黨者內外互言之耳鄰里在百里  
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註孔子為魯司寇○  
余見鄭注本云孔子初仕魯為中都宰從中都宰  
為司空從司空為司寇也○註孔安國曰九百九  
百斗也○漫云九百而孔必知九百斗者孔政當  
嫌九百升為少九百解為多故應  
是斗也宜與粟五秉亦相類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註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

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有舍之乎言父

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子謂至舍諸○此  
明不以父無德而

廢子之賢也云子謂仲弓者仲弓父劣當是于時  
為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范甯  
曰謂非必對言也云曰犂牛之子騂且角者為設  
譬也犂文也雜文曰犂或音狎狎雜文也或音梨  
犂謂耕犂也騂赤色也周家所貴也角周正長  
短尺寸合禮也言假令犂牛而生好子色角合禮  
也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勿猶不也舍猶棄  
也言犂牛生好子既色角悉正而時人或言此  
牛出不佳之母急欲舍棄此牛而不用特祭於鬼  
神則山川百神豈薄此牛母惡而棄舍其子遂不  
敬贊此祭乎必不舍矣譬如仲弓之賢其父雖劣  
若遭明王聖主豈為仲弓父劣而舍仲弓之賢不  
用為諸侯乎明必用也故鯨則獲死禹乃嗣興是  
也案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  
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鄭云陽祀  
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  
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然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  
也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且既云山川則

宗廟亦可知亦互言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註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子曰至已矣。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仁是行盛非體仁則不能者心必違之能不違者唯顏回耳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勸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云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者其餘謂他弟子也為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註言餘至變也。既言三月不違不違故知移時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註苞氏

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

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註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

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

求也註孔安國曰藝謂多才也於從政乎何

有註季康子問至何有。云季康子問仲由可使

也子曰子路可使從政為官長諸侯不也云子曰由也果者答康子說子路才行可為政也言子路才性果敢能決斷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解決斷則必能從政也何有言不足有也故衛瓘曰何有者有餘力也云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子曰子貢可使從政不也云子曰賜也達者亦答才能也言賜能達於物理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達物理故亦云何有也云曰求也可使從政也

與者又問孔子曰冉求何如云子曰求也藝者又  
答才能也言求多才能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有  
才能故亦云何有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註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  
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

子騫曰善為我辭焉註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  
語使者曰善為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

我者註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  
汶上矣註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疏

季氏至上矣云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者弟子  
閔損也費季氏采邑也時季氏邑宰叛閔子騫

賢故遣使召之為費宰也云閔子騫曰善為我辭  
焉者子騫賢不願與惡人為宰故謂季氏之使者  
曰汝還可善好為我作辭辭於季氏道我不欲為  
宰之意也云如有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  
不能為我作善辭而令有使又來召我者語在下  
也云則吾必在汶上矣者汶水名也在魯北齊南  
子騫時在魯謂使者云若又來召我我當北渡汶  
水之上往人齊也註孔安國曰至數叛云季  
氏不臣者論幣於魯故曰不臣也云而其邑宰數  
叛者其邑宰即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  
故放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  
擾以費放召子欲往是也

伯牛有疾註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

執其手註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

牖執其手也曰亡之註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

持其手曰喪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註苞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伯牛至疾也。云伯牛有疾者伯牛弟子冉耕

問伯牛之疾差不也。云自處執其手者隔南窗也

君子有疾寐於北墜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也

下亦東首合師從戶人於牀北得面南也孔子恐

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窗上而執其手

也。云曰亡之者亡喪也孔子執牛手而曰喪之言

牛必死也。云命矣夫者亦是不幸之流也言如汝

才德實不應死而今喪之豈非稟命之得矣夫夫

助語也。云斯人云云者斯此也言有此善人而嬰

此惡疾疾與人反故歎之

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註孔安國曰簞筥也

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

回也註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

其所樂也註子曰至回也。云賢哉回也者美顏

食一瓢飲者簞竹器之屬也。用此飯瓢瓠也。筥

持盛飲也。言顏淵食不重。簞及無雕鏤之器。唯石

一簞食一瓢飲而已也。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垲而

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云人不堪其憂者凡人

以此為憂而不能處故云不堪其憂也。云回也不

改其樂者顏淵以此為樂久而不變故云不改其

樂也。云賢哉回也者美其樂道情篤故始末言賢

也。註孔安國曰簞筥也。以竹為之如箱篋之

屬也。註孔安國曰至

樂也。所樂則謂道也

道而廢今汝晝註孔安國曰晝止也力不足者當

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其力極也註冉求曰至汝

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者冉求曰孔子曰求

之心誠非不喜悅夫子之道而欲行之只才力不

足無如之何也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孔

子卿冉求無企慕之心也言汝但學不行之矣若

能行之而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耳莫發初自誠不

汝自欲止耳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註馬融曰君

子為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也註謂

至人儒。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

謂久習者為儒也但君子所習者道道是君子儒

也小人所習者矜誇矜誇是小人儒也孔子

語子夏曰當為君子儒不得習為小人儒也

子游為武城宰註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汝得

人焉耳乎哉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曰有

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註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

方也註子游至室也。云子游為武城宰者子游

汝得人焉耳乎哉者孔子問子游言汝作武城宰

而武城邑民有好德行之人為汝所得者不乎故

云汝得人焉耳乎哉故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

不也云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者答為宰而

明德行方正不為邪徑小路行也云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之室也者公事其家課稅也偃子游名也  
偃之室謂子游所住邑之廨舍也子游又言滅明  
也舉其明不託狎倚勢於朋友也。註孔安國曰  
為耳乎哉皆辭也。皆是送句之辭也。註苞氏  
曰至方也。公謂非公事  
不至偃室方謂不由徑

子曰孟之反不伐註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

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奔而殿將入  
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馬融曰殿在  
軍後者也前日啓後日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  
奔獨在後為殿人迎為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

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子曰至進

之反不伐者魯臣也不伐謂有功不自稱也云奔  
而殿者此不伐之事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于時  
魯與齊戰魯軍大敗退奔而孟之側獨住軍後為  
殿以捍衛奔者故曰奔而殿也云將入門策其馬  
者門魯國門也策杖也初敗奔時在部去國門遠  
孟之側在後及還將至入國門而孟之側杖馬令  
在奔者前也然六籍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  
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為  
騎馬為乘車也云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其既  
在後而國人皆迎之謂己有功已不欲獨受其功  
故將入門杖馬而云我非敢在後距敵政是馬行  
不進故在後耳所以杖馬示馬從來不進也。註  
孔安國曰至功也。此不伐之源魯哀公十一年  
魯師及齊師戰于郊之事也見春秋傳也余見鄭  
注本姓孟各之側字之反也。馬融曰至進耳。  
云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者故停

軍後為昇敵也。云人迎為功之者在國人迎軍見其在後而謂為之有功故云功之也。云馬不能前進耳者前猶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註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

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

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

也。論子曰至世矣。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國之

二人竝有其事故得寵幸而免患難故孔子曰言

難免今世之患難也故范甯曰祝鮀以佞諂破寵

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竝以

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

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若

子全身遠害也。註孔安國曰至害也。云時世

貴之者貴其能佞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

淫者于時在衛通靈公夫人南子也云及如宋朝

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安與淫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註孔安國曰

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

也。論子曰至道也。道先王之道也人生得在世

故孔子為譬以示解時惑也言人之在室出入由

戶而通亦如在世由道理而生而人皆知出室由

斯道也莫無也斯此也故范甯云人咸知由戶而



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註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

勝質則史註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註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子曰至君子。云質勝文則野者謂凡行禮及言語之儀也質實也勝多也文華也言若實多而文飾少則如野人野人鄙略人樸也云文勝質則史者史記書史也史書多虛華無實妄語欺詐言人若為事多飾少實則如書史也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等半則為會時之君子也

子曰人生也直註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

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註苞氏

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註子曰至

云人生也直者言人得全生居世者必由直行故也故李充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云罔之生也幸而免者罔謂為邪曲誣罔者也應死而生曰幸生即由直若有誣罔之人亦得生世者是獲幸而免死耳故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註馬融曰全道也。自終謂用道故不橫天殤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註苞

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

樂之者深也註子曰至樂之者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謂學者深淺也知之謂



中人也所以爾者明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  
若中人之上可以語上中人之下不可語上故再  
言中人也又一云中人若遇善師則可上若  
遇惡人則可下故再舉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子曰務民之義註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

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註苞氏曰敬鬼

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

矣註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為仁也

註樊遲問至仁矣云樊遲問智者問孔子為智

之道也云子曰務民之義者若曰若欲為智當

務在化導民之義也云敬鬼神而遠之者鬼神不

可慢故曰敬鬼神也可敬不可近故宜遠之也云

可謂智矣者如上一事則可為智也云問仁者樊

遲又問為仁也云子曰云者獲得也言臣必先

歷為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則是仁也若不先

勞事而食則為不仁故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為物

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為仁矣註苞

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瀆猶數近也

子曰智者樂水註苞氏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

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山註仁者樂如山之

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智者動註苞氏曰自

進故動也仁者靜註孔安國曰無欲故靜也智者

樂註鄭元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仁者壽註

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註子曰至者壽陸特進

凡分為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為第一明智

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為第二明智仁之用先

論語集注卷之三

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為第三明  
智仁之功已有用宜有功也云智者樂水者今  
樂者貪樂之稱也水者流動不息之物也智者樂  
運其智化如流水之不息故樂水也云仁者樂  
山者此即明仁者之性仁者惻隱之義山者不  
樂物也仁人之性顯四方安靜如山之不動故云  
木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云仁者靜  
者仁者何故如山耶其心寧靜故也云智者樂者  
暢故權樂也云仁者壽者得運其識故得從心而  
考也然則仁既壽不樂而智  
樂不必壽緣所役用多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註苞氏曰言齊

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

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

使如大道行之時也註子曰至於道營丘之地為齊國周公封於

於曲阜之地為魯國周公大聖太公大賢賢聖既  
有優劣雖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微異故末代  
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寡德然其國  
猶有望旦之遺風故禮記云孔子歎其君之竝惡故有  
耶明魯猶勝餘國也今孔子歎其君之竝惡故有  
此言也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  
魯有明君一變便如大道之時也此是引汲之教  
耳實理則不然矣若明君  
何容得還  
淳反木耶

子曰觚不觚註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

觚也觚哉觚哉註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

不得其道則不成也

子曰至觚哉。云觚不觚者。觚禮酒器也。禮云觚酌

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爾時用觚酌酒而沈。而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故王肅曰。當時沈而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云觚哉。觚哉者。言用觚之失道也。故重曰觚哉。觚哉。注觚哉。至成也。云觚哉。觚哉。言非觚也。者何。此注亦得。同王蔡之釋也。云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此注則與王蔡小異也。何意。言用觚不得其道。則非復觚德。譬如人所為。不得其道。則事亦不成也。若欲知氣味。何說。則特前觚不觚。如王蔡之釋。後云觚哉。觚哉。自因前以寄後。喻事不乖。王蔡而有兼得之美也。故褚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為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為政不

用政法故  
再言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註

孔安國曰宰我以為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註苞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肖自投救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註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宰我問至罔也。云宰我問云云者宰我欲極觀仁者之懷故假斯以問也言有人告於

仁者云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常救人於急難  
當自投入井救取之不耶云子曰何為其然也者  
孔子距之故云何為其然也言仁者雖復救濟若  
審有人墮井當為方計出之豈容自投從之云君  
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逝往也陷沒也言聞有人  
墮井乃可往看之耳不遂投井取之也云可欺也  
不可罔也者欺者謂遙相語也罔者謂面相誣也  
初彼來見告云井中有仁人我往視之是可欺也  
既至井實無人不可變通而自投入井是不可罔  
也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  
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  
則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  
測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  
極言仁設云救井為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云  
何為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  
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理有不可不  
冒陷於不知故云不可誣罔令投下也君子不逆  
詐故可以聞味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

鄭元曰弗畔不違道也註子曰至矣夫博廣也

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註孔安國曰等以為南子者衛靈公夫人

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

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

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可疑

也註子見至厭之云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孔子入衛欲與之相見也所

以欲相見者靈公唯結言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說  
靈公使行正道也故終播曰應物而不釋者道也  
夫南子之不可與也靈公無道蒸庶因窮鍾救於  
夫南子之不可與也靈公無道蒸庶因窮鍾救於  
夫南子之不可與也靈公無道蒸庶因窮鍾救於  
夫南子之不可與也靈公無道蒸庶因窮鍾救於  
夫南子之不可與也靈公無道蒸庶因窮鍾救於  
夫南子之不可與也靈公無道蒸庶因窮鍾救於  
夫南子之不可與也靈公無道蒸庶因窮鍾救於  
夫南子之不可與也靈公無道蒸庶因窮鍾救於  
夫南子之不可與也靈公無道蒸庶因窮鍾救於  
夫南子之不可與也靈公無道蒸庶因窮鍾救於

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  
非善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  
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  
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  
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  
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  
於子路而已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註庸常也

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

此道久矣非適今也註子曰至久矣。中中和也

常行之德是先王之道其理甚至善而民少有行此者也已久言可歎之深也

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者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  
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  
其難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註孔安國曰更為子貢  
註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  
所不欲而勿施人也註子曰貢曰至也已註云子貢  
人所能廣施恩惠於民又能救濟衆民之患難能  
如此者何如可謂為仁人否乎云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者孔子答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於  
乎乃是聖人之行也云堯舜其猶病諸者堯舜古  
聖天子也病猶患也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  
是聖人之行而聖人猶病患其事之難行也云夫

仁者云云者既云前事不啻是仁為聖所難故此  
更答為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達則必先立  
達他人則是有仁之者也云能近云云者能近取  
譬諸身遠取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  
可謂為仁之方也方猶道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堯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論語述而第七

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堯舜自比老彭而不制作也所以

次前者時既夷嶮聖賢地閉非唯二賢之不遇而聖亦失常故以聖不遇證賢不遇非賢之失所以述而次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苞氏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述者傳於舊章也此孔子自說也云述而不作者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也夫子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立德為聖人尊為天子者所以然者制作禮樂必使天下行禮樂若無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無德非雖為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須並兼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云信而好古者又言已常存於忠信而復好古先王之憲章文武是也云竊比於我老彭者竊猶盜也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比之而謙不敢灼然故曰竊比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註鄭元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疏子曰至我哉○

云默而識之者見事心識而口不言謂之默識者也云學而不厭者又學先王之道而不厭止也云誨人不倦者誨教也又教一切之人而不疲倦也云何有於我哉者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故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敦誨誘之辭也○註鄭元曰至之也○云人無有是行者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云於我我獨有之也者釋於我哉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也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註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

者為憂也疏子曰至憂也○云德之不脩者得理云學之不講者所學經業恆宜講說使決了也而世人不講也云聞義不能徙者聞有仁義之事徒

意從也而世人不徙也云不善不能改者身本有  
不善當自改正令善也而世人不改也云是吾憂  
也者吾孔子自謂也言孔子  
恆憂世人不為上四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註馬融曰申申天天

和舒之貌也註子之至如也明孔子居處有禮

和也天天者貌舒也玉藻云燕居告温温注告謂

教使也詩云温温蒸人鄉黨云居不容故當燕居

時所以心和而貌舒也故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

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註馬融曰至貌也申

申心申暢故和也貌舒緩故天天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註孔安  
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

公欲行其道也註子曰至公也夫聖人行教既

必為佐相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為人則

制禮作樂道化流行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

願放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恆存慕發夢及至年齒

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己德

衰而發衰久矣即歎不夢之徵也然聖人懸照

無俟夢想而公夢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

聖人無想何夢之有益傷周德之日哀哀道

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風鳥也註孔安

子曰志於道註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

德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依於仁依倚

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游於藝註藝六藝

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子曰。至於藝。此章明人生處世。須道藝自輔。

不得徒然而已也。云志於道者。志者在心。向慕之謂也。道者。通而不壅者也。道既通。無形相。故

人當恆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云據

於德者。據者。執之辭也。德謂行事得理者也。行

事有德者。據者。執之辭也。德謂行事得理者也。行

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官急故當依之而行

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官急故當依之而行

者。游者。履歷之辭也。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也

其。道於仁。故云不足依據。而宜遍游歷。以知之也

。道於仁。故云不足依據。而宜遍游歷。以知之也

成形。前事有涯。故云有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安國曰。言

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子曰

至誨。

焉。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束脩。十束脯

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為贄。贄。至也。表已來至也。上

則人君用玉。中則卿羔。大夫鴈。上雉。下則庶人執

鶩。工商執雞。其中或束脩。帶酒。一犬。悉不得無也

束脩。最是贄之至輕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贄

行束脩以上。來見謁者。則我未嘗不教誨之。故江

熙云。見其翹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贄見脩脯

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離脯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

反則吾不復也。註。鄭元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

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之說也。如此則識思

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

復重教之也。疏。子曰。至復也。又明孔子教人法

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啓開也排謂學  
者之口欲有所語而未  
言孔子之教待人心格  
則不為開也又待其  
不排則不為發明也所  
為啓發則受者識錄不  
聽受分明憶之深也云舉  
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也  
為開發開發已竟而此  
也譬如屋有四角已示  
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議  
三角則不復教示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也哭則不

歌註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

子食至不歌。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者謂孔子助葬時也為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

色故不飽也故禮云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云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者謂孔子弔喪之日也弔喪必哭哭歌不可同日故是於弔哭之日不歌也故范甯曰是日即弔赴之日也禮歌哭不同日也故哭則不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註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

同耳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註孔安國曰大國

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有勇至於夫

子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也子曰暴

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註孔安國曰暴虎

徒搏也憑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也子謂至成者也。云子謂云云者此明顏孔  
 也於事等於行藏也。用者謂時世宜可行之事  
 也藏者謂時世不可行之事。顏孔所同故云用捨  
 而賢人能得時不可行則顏孔所同故云用捨  
 也唯我與爾有是夫。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  
 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幽夜。齊其  
 云與許也。唯我許汝如此也。故江熙曰聖人作則  
 賢人佐天地。則與聖人同。用則行。捨則藏。也。唯我  
 許爾有是。分者非聖人。以蓋賢也。云子路曰子  
 然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己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  
 之。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之術。勇故抑之也。  
 空手搏虎為暴虎無舟渡河為憑河。言格虎須仗  
 渡河必致傷溺。若為此勇則我行三軍所不與也。

以斥子路之勇必不得其死。然也。繆播曰。聖教軌  
 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抑引。隨志分以誘導。使歸  
 於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加以優柔。險弱者  
 厲以求及。由之性也。以勇為累。常恐有失。其分見  
 功。術世故。因題目於回。舉三軍以例。問將以仰。叩  
 道。訓陶染。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云  
 必也。云云者。孔子既知子路之勇。而欲其成者也。沈居  
 政。欲須臨事而懼。又與顏淵而向。其勇鄙昧也。已甚  
 孔子以之比暴虎。憑河。陷之於患。實為太深。余以  
 為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己才之  
 近。唯強而已。故問于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己在  
 也。言許己以。虜近也。故夫子因慰而廣之。言若在  
 三軍。如暴虎。憑河。則可賤而不敢。謂子路也。如此三  
 軍。則不獨虜近也。仁賢之次。流謂子路也。如此三  
 國。三軍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一萬  
 二千五百人也。云至於夫子。三軍將者。將猶帥

也孔子得為三軍帥時也。○匡孔安國曰至涉也。○徒涉也郭注云空手執也又云憑河徒涉也郭云無舟楫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註鄭元曰

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矣如不可求者從吾

所好註孔安國曰所好者古入之道也論子曰至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意云夫富貴貧賤皆稟天之命不可苟且求若可求而得者雖假令執鞭賤職而吾亦為之則不辭矣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云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者既不可求則當隨我性所好我性所好者古入之道也○註鄭元曰至之矣。○云富貴不可求而

得者言不可以非理求也云當修德以得之者若值明世修德必得也若逢亂世雖修德不得而足得之道也猶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云若於云云者道猶世道也若於世道可求則吾不辭職也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趨而避行人若令卒避車之為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註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

而夫子能慎之也論子之所慎齊戰疾。記孔子

也將欲祭則先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齊之言齊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齊故將按神先自寧靜變食遷坐以自齊潔也時人慢神故於齊不愼而孔子慎之也戰者兩刃相交性命依傾身體髮膚爛宜全重時多暴虎不避毀傷唯孔子慎之故後則云子畏於匡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即可即戎又云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並是慎戰也疾者宜將養  
制節飲食以時人不適而孔子慎之也故云子之  
所適齊也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註周生烈曰孔子在

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曰不圖為樂

之至於斯也註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

此此此齊也註子在至斯也云子在齊聞韶樂

盡善盡美者也孔子至齊聞韶樂者韶樂名也

而心為痛傷故曰忘肉味至於一時乃止也

樂器存人乖所以然也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

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賈卜

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此譬仲尼所以永歎彌

時忘味何遠情之深也范甯曰夫韶乃大虞盡善

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

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云曰不圖為樂

之至於斯也者此孔子說所以忘味之由也圖猶

謀慮也為猶作奏也樂韶樂也斯此也此指齊也

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至此齊

侯之國也或問曰樂隨人君而變若人君心善則

樂善心淫則樂淫今齊君無道而韶音那獨不變

而猶盛耶且若其音猶盛則齊民宜從樂化而齊

民猶惡不隨樂化何也侃答曰夫樂隨人君而變

者唯在時王之樂耳何者如周王遍奏六代之樂

當周公成康之日則六代之聲悉善亦悉以化民

若幽厲傷周天下大壞則唯周樂自隨時君而變



既不隨惡王而變寧為惡王所御乎既不為所御故雖存而不化民也又一通云當其末代其君雖惡而其先代之樂聲亦不變也而其君所奏淫樂不復奏正樂故不復化民也。○忽忽於肉味。忽也猶忘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註鄭元曰為猶助也衛君者

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

趙鞅納蒯瞶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

助輒否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乎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

死故問怨乎以讓為仁豈怨乎出曰夫子不為也

註鄭元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

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註冉有曰至為也。

衛君乎者為猶助也衛君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

奪以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

冉有傳物之疑以問子貢也故江熙曰夫子在衛

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為之故問也云子貢曰諾

吾將問之者子貢答冉有也故先應諾言吾將人

問於孔子助輒不也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

此子貢入問孔子之辭也所以不問助輒不而問

夷齊者不欲斥言衛君事故以微理求之也伯夷

叔齊兄弟讓國而輒父子爭位其事已反故問夷

齊何人若孔子答以夷齊為非則知助輒答以夷

論語集注卷之九

齊為是則知不助輒也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答  
子貢也言夷齊是古賢人也云曰怨乎者怨恨也  
子貢又問夷齊有怨恨不乎所以問有恨不者夷  
齊兄弟讓國隱首陽山遂餓死首陽山下賢人相  
讓而致餓死死應不恨也云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乎者孔子答曰不怨也言兄弟相讓本求仁義  
而萬代美其相讓之德是求仁得仁也求之而得  
雖死有何怨是君子殺身成仁不安生害仁云出  
曰夫子不為也者子貢既聞孔子以夷齊之讓為  
賢且為仁故知亂父子爭國為惡也所以答冉有  
云夫子不為衛君也註鄭元曰至否乎云公  
孫而子孫者公死後乃立輒也云後晉趙鞅納  
立定後其年六月晉臣趙鞅於威以納蒯瞶逐人  
衛奪輒之位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蒯瞶于戚也云故問  
年衛輒之臣石曼姑帥師圍蒯瞶于戚也云故問  
其意助輒否乎者其其孔子也冉有問子貢曰孔  
子意助輒不也哀公二年孔子在衛至十一年反

魯至十五年冬蒯瞶乃勝輒出奔魯子路死難使  
來魯報孔子也至十六年正月蒯瞶從戚入衛為  
也君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註孔

安國曰蔬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也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註鄭元曰富貴而不以

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云子曰至浮雲

者此明孔子食無求飽也飯猶食也蔬食菜食也  
言孔子食於菜食而飲水無重肴方丈也云曲肱  
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此明孔子居無求安也  
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言孔子眠曲臂而  
枕之不錦衾角枕也孔子麤食薄寢而歡樂怡暢  
自在蘆薄之中也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者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  
義而富貴於我如天之浮雲也所以然者言浮雲不  
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  
關也又浮雲儻聚歛散不可為常如不義富貴聚  
散俄頃如浮雲也。註鄭元曰至有也。如前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易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

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註子曰至過矣。此孔子重易故

欲令學者加功於此書也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  
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  
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  
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既學  
得其理則極照精微故身無過失也云無大過者  
小事易見大事難明故學照大理則得一不復大

過則小者故不失之王弼曰易以幾神為教顏淵  
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  
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養也王則  
又為一通云鄙意以為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  
間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恆以為  
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學者專精於  
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註易窮至過也。云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易明乾元亨利貞窮測  
陰陽之理遍盡萬物之性故云窮理盡性也又識  
窮通故云以至於命也云年五十而知天命者人  
年五十應大演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也云以  
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者其數會同也云故可以  
無大過也者照幾  
窮理故無失也

子所雅言註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註鄭元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

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云子所雅言者孔子也雅正也謂孔子平生讀書皆正言之不為私所避諱也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者此是所不諱之書也詩及書禮皆正言之也六籍皆正言獨云詩書禮者舉一隅餘三隅可及也故顧歡曰夫引經尋經者舉一隅餘三隅可則靡典不統矣

云者若讀書避諱則疑誤後生故禮云教學臨文不諱詩書不諱是也云禮不誦故言執也者釋不直云詩書禮而禮上長云執之義也背文而讀曰誦詩是詠歌書是謨誥故並須誦之而禮但執文依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註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註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註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註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註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

答也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

葉公問至云爾云

者葉公楚臣也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臣稱公自

此諸侯也問子路子以論孔子之事也但不知所問

何事也云子路子不對者所問之事當乖孔子之德

故子路不對之也故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

而不遇尚以其問近故不答也李充曰凡觀諸問

聖師於弟子者諮道也則稱而近之誣德也必揚

而抑之未有默然而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必將

欲致之為政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許其說

耳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不對故以此言語

子路也奚何也其其孔子也謂孔子慨世道之不

行故發憤而忘於食也又飲水曲肱樂在其中

忘於貧賤之憂也又年雖耆朽而信天任命不知

老之將至也言葉公問汝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

德云爾以示之也然此諸語當是斥於葉公也李

論語注疏卷之四

十三

堯曰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  
室於觀觀不亦弘而廣乎江熙曰葉公唯知執政  
之責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令子路抗  
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註鄭

元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論子曰生而知之者

知也論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

知也論自然知之者也王藻云此蓋自同常教

以生知也論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

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

也敏疾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註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鼻盪

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

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

論子不語怪力亂神。怪怪異也。謂妖孽之事也。

力謂多力也。若鳥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子

弑害君父之事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此四事言之

無益於教訓故孔子語不及之也。或問曰易文言

孔子所作云臣弑君子殺父並亂事而孔子不

語之何也。答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

不誦答耳非云不言也。或通云怪力是事不語謂

是一事都不言此二事也。故李充曰力不由理斯

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興於邪

無益於教故不言也。註王肅曰至言也。云怪

怪異也。者舊云如山啼鬼哭之類也。云力謂若鼻

盪推也。鳥獲舉千鈞之屬者鼻多力能陸地推舟也

三萬斤重也。云亂謂臣弑君子弑父者惡逆為亂

論語集注卷之四

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註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

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子曰至改之。此明人

則三人同行必推勝而引劣故必有師也此明人

引之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善與不善即就

人上為善也人不足故取善改惡亦更相師改

之義也故王明曰子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

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行猶或有一師況四海

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或問曰何不二人也答曰二人則

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一人則

彼之短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既更相師法

故云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註苞氏曰桓魋宋

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

天地言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子曰至予

也桓魋宋司馬也凶惡心恒欲害孔子孔子故明

言語之使其凶心止也言天生聖德於我我與天

同體桓魋雖無道安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子

何也夫凶人亦宜不屢謝而有害時須以道折之故

江熙曰小人為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強暴然待

之則更自處亦猶佳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子乎吾無隱乎爾註苞氏曰

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

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所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苞氏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

之者是丘之心也註子曰至丘也云二三子以

子也孔子聖道深遠諸弟子學所不及而有怨者

恒言孔子於己有所隱情故孔子今呼而問之曰

汝等言我有所隱於汝乎云吾無隱乎爾者爾汝

也先呼問之此更語之云吾無所隱於汝也云吾

無云云者行猶為也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無

隱故此更自稱名而說無隱之事使信也言凡

我所為之事無不與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為教恆用此四事為

首故云子以四教也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

孝悌恭睦謂之行為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

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

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註

疾世無明君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

乎有恆矣註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也註子曰

至恆矣。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世無賢聖也言

吾已不能見世有聖人若得見有君子之行則亦

可矣言世亦無此也然君子之稱上通聖人下至  
片善今此上云不見聖下云得見君子則知此之  
君子賢人以下也故王弼曰此為聖人與君子異  
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云  
子曰云云者善人之稱亦上通聖人下通一分而  
此所言指賢人以下也言世道流喪吾復不得善  
人也云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者有恆謂雖不能作  
善而守常不為惡者也言爾時非唯無作片善者  
亦無直置不為惡者故亦不得見也云亡而云云  
者此目不恆之人也亡無也當時澆亂人皆誇張  
指無為有說虛作盈家貧約而外詐奢泰皆與恆  
反故云難乎有恆矣故江熙曰言世人負情反實  
逐波流遷若影無持  
係索此有恆難也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註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

網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網也弋

繳射也宿宿鳥也註子釣至射宿。云子釣而不

欲因殺止殺故同物有殺也釣者一竿馬一釣而  
取魚也網者作大綱橫絕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  
之以取魚也孔子用一竿而釣則一得魚是所  
少也若網橫流而取則得者多則孔子所不為也  
故云子釣而不網也云弋不射宿者弋者繳射也  
此人皆多繳射取鳥也宿者夜宿之鳥也孔子  
亦繳射唯白日用事而不及夜射宿之鳥也所  
以然者宿鳥夜聚有羣易得多故不射之也又恐  
驚動夜宿仁心所不忍也故孫綽曰將令物生有  
去故禁網而存釣也難其殺也。註孔安國曰至  
鳥也。云網者云云者繳繩也。繳繩也。繳繩也。繳  
列屬著大繩也云弋繳射也者解繳射者多家一  
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為繳射也一云取一  
杖長一二尺計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鴈以取鳥謂  
為繳射也鄭元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



增箭高也詩云弋鳧與鴈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  
籠矢共增矢注云籠竹籠也增矢不在籠者為其  
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  
係箭而射也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  
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通不及夜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苞氏曰時人

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註孔安國曰如此

次於生知之者也註子曰至次也云蓋有二云云

異端也時蓋多有為此者故孔子曰我無是不知  
而作之事也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因戒妄  
作之人也言豈得妄為穿鑿也人居世閒若有耳  
多所聞則擇善者從之者也云多見而識之者若

因多所見則識錄也多見不云擇善者與上互文  
亦從可知也云知之次也者若多聞擇善多見錄  
善此雖非生知亦是生知之者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註鄭元曰互鄉鄉名也

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

門人怪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

何甚註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

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

也不保其往也註鄭元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

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註互鄉



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註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匪非曰黨

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娶吳女當稱吳

姬諱曰孟子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註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

禮也聖人智深道宏故受以為過也陳司敗問

見孔子而問魯君知禮以不也云孔子對曰知禮

者答司敗曰昭公稱知禮也云孔子對者答司敗

竟而退去云揖巫馬期而進也者揖者古人欲相

見前進皆先揖之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司敗知

昭公無禮故問孔子答曰知禮而司敗心所不許

故孔子退而後指孔子弟子進之欲與語也云曰

吾云云者相助匪非曰黨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云

知禮所以是黨也故司敗語巫馬期曰吾從來聞

君子之人義與比無所私相阿黨孔子既君子

而今匿君之惡故曰君子亦黨乎云君娶於吳者

司敗此舉昭公不知禮事也昭公是周公後吳是

大伯後大伯是周公伯祖昭公與吳同是姬姓周

禮百世婚姻不通而昭公娶其吳之女故云君娶

於吳也云為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稱婦人皆稱

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為

吳姬而昭公為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

吳孟子也云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君娶

同姓君是知禮則誰為惡事者而謂為不知禮乎

云巫馬期以告者巫馬期得司敗之語還則具述

之以告孔子也云子曰云者孔子得巫馬期之

告而自稱名云是已幸受以為過者也故云苟有

我言用昭公所行為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  
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  
所以為幸也繆協曰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  
爲過則所以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向司敗之  
問則詭言以爲諱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今若不受爲  
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今若不受爲  
過則何禮之有乎。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  
大夫也。陳有司數之官也。註孔安國曰至過  
也。註孔安國曰惡禮也者諱國之惡是禮之所  
許也。云聖人云云者淫而不縱故受之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註樂其善故使

重歌而後自和之也。註子與至和也。此明孔子

重與人共歌若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則孔子欲  
重聞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重歌既竟欣之無已  
故孔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衛瑾曰禮無不答歌  
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今更爲歌

然後和也案衛之後句不及也。  
。註樂其至之也。如前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

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

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註孔安國曰躬爲君子行己

未能得之也。註子曰至得也。云文莫吾猶人也

猶不也孔子言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故曰吾猶人  
也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者又謙也躬身  
也言我文既不勝人故身自行君子之行者則吾  
亦未得也。註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何云俗  
云文不當是于時呼  
文不勝人爲文不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註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

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

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註馬融曰正

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疏子曰至學

聖與仁則吾豈敢者亦謙也言聖及仁則吾不敢

自許有故云豈敢也不敢自名已有此二事也云

抑為云云者孔子雖不受仁聖之目而以此二事

自許也抑語助也為猶學也為之不厭謂雖不敢

云自有仁聖而學仁聖之道不厭也學而不厭又

教誨不倦乃可自謂如此耳云公西華云云者公

西華聞孔子自云學仁聖不厭又教人不倦故已

自稱弟子以往諮也言正如夫子所自許之事則

弟子亦不能學為此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註苞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

有諸註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

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註孔安國曰

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註

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

疏子疾至久矣。云子疾病子路請禱者疾甚曰

病孔子疾甚也禱謂祈禱鬼神以求福也孔子

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欲為孔子祈求福也云子

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

反問子路有此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

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意問孔子之問仍引得

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答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

也天曰神地曰祇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者子

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孔子不欲

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

云久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為神明所禍病而祈  
之乎變肇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  
請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禮記天子祭天地  
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  
諸爵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二靈孔子不許直言  
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禱二靈孔子不許直言  
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  
自知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  
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  
為祈禱自不以謝過為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  
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  
言棄金滕之義廢矣侃謂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  
達旨引得舊禱天地之誅是子路之意也然無臣非  
若如樂義則猶是使門人為臣之意也然無臣非  
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  
耳幸不須譏此而同彼不如依何集為是也。註  
孔安國曰至名也。誅者謂如今行狀也誅之言  
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為諡也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註孔安國

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

固陋也。子曰至寧固。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者

奢華則僭濫不恭若儉約則固陋不及禮也云與

其不遜也寧固者二事乃俱為失若不遜陵物物

必害之傾覆之期俄頃可待若止復固陋誠為

不逮而物所不侵故與其不遜寧為固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註鄭元曰坦蕩蕩寬

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子曰至戚戚。云

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慮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

云小人長戚戚者長戚戚恒憂懼也小人好為罪

過故恒懷憂懼也江熙曰君子坦蕩夷任蕩然無

私小人馳競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為愁府也

論語集注卷之四

子溫而厲威不猛恭而安

子溫至而安。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

厲世也。溫和潤也。厲嚴也。人溫和者好不能嚴厲。孔子溫而能厲也。又人作威者心事雄猛。孔子威能不猛也。又恭者好譽。險不安。孔子恭而能安也。故王弼曰。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

論語泰伯第八

泰伯者周太王長子。能推位讓

子栖遑。常謂實係心虛。今明泰伯賢人尚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批纆累真。故泰伯次述而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註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

雍少弟曰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

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子曰至稱焉

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泰伯者周太王之長子也。大者泰伯次者仲雍少者季歷。三子皆賢而泰伯有讓德深遠。雖聖不能加。故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至德之事在下。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宏遠。故曰至也。云三以天下讓者。此至德之事也。其讓天下之位有三跡。故云三以天下讓也。所以有讓者。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人德。泰伯知昌必有天位。但升天位者必須階漸。若從庶人而起。則為不易。太王是諸

侯己是太王長子長子後應傳國今欲合昌取王  
位有漸故讓國而去合季歷傳之也其有三跡者  
范甯曰有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  
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合傳國於季  
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藥於吳越不反太王  
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  
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為三讓也又一  
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  
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  
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  
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  
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云民無得而稱焉  
者德讓跡既隱當時人民不覺故無能稱其讓德  
者也故范甯曰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  
稱乃大德也繆協曰其讓之跡詭當時莫能知故  
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或問曰泰伯復堪有天下  
則不應讓人若人有天下則泰伯復無天下可讓  
今云三以天下讓其事如何或通云泰伯實應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註蕙畏懼之貌

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註馬融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

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苞氏曰興

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

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註子曰至

此章明行事悉須禮以為節也云恭而無禮則勞  
者夫行恭遜必宜得禮則若恭而無禮則遜在牀

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為天下  
而讓今即之有階故云天下也然仲雍亦隨泰伯

而隱不稱仲雍者國位在泰伯泰伯  
讓是導仁軌也仲雍隨是揚其波也



下所以身自為勞苦也云慎而無禮則憊者憊畏懼過甚也若慎而無禮則畏懼之甚於事不行也云勇而無禮則亂者勇而有禮內則擊跪於廟堂之上外則捍難於囂場之所若勇而無禮則為殺害之亂也云直而無禮則絞者絞刺也直若有禮則自行不邪曲若不得禮對面譏刺他人之非必致怨恨也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人君若自於親屬篤厚則民下化之皆競興起仁恩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也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故舊謂朋友也偷薄也人君富貴而不遺忘昔舊友朋則下民效之不為薄行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註鄭元曰啓

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註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誠慎恐有

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周生烈曰

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

者欲使聽識其言也註曾子有至小子云曾子

了昔授孝經於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曾子稟受至死不忘故疾病臨終日召已門

徒弟子令開衾視我手足毀傷與不亦示父母全

而生己已亦全而歸之也先是後手近足遠示

急從遠而視也註云詩云云者既令開衾又引詩

證己平生敬慎畏懼有毀傷之心也戰戰恐懼兢

兢戒慎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夫

人於高巖之頂俯臨萬丈之深淵必恐懼寒心恒

畏墜落也冰之厚者猶不可履况跪行薄冰之上

孰不敬身戒慎恐墜乎言我平生畏慎身體之心

如人之臨終深薄也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引  
請既竟又語諸弟了也而今今日也而後即今日  
以後也免免毀傷也既臨終而得不毀傷故知自  
今日以後全歸泉壤得免毀傷之事也云小子者  
小子諸弟子也曾子言竟而  
呼諸弟子語之令識己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註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

孫捷也會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註苞氏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

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註鄭元曰

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蹇蹇則人不敢暴慢

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

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註且之

事則有司存註苞氏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

以此也籩豆禮器也註曾子有至司存云曾子

魯大夫仲孫捷也來參問曾子之疾也云曾子言

曰云云者曾子得敬子之問疾因而戒之也將敬

戒之故先發此言欲明我所以相戒之意也言鳥

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此則是鳥之常

人之將死必宜出善言此則是人之常也若人臨

死而無善言則與鳥獸不異今我將臨死故欲出

善言以戒汝也故李充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

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思合終之言唯

論語集注卷之四

美

必正存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箕田不違禮辨論三  
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曰不直云曾子  
曰而云言曰何也答曰欲重會子臨終言善之可  
錄彼特云言也又通云出己曰言善述曰語曾  
子臨終言善也通云出己曰言善述曰語曾  
君子道猶禮也言君子所貴者此以即曾子所  
也道猶禮也言君子所貴者此以即曾子所  
成儀容舉止也君子坐則儼然行則踴濟如此則  
人望而畏之不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云正  
顏色斯近信矣者此所貴三之儀故暴慢息也云正  
見先觀容儀容儀故先也次見顏色則人不敢欺詐  
也人之顏色恆欲莊正不數變動則人不敢欺詐  
之故云近信也故顏延之云正色則人達其誠故  
信者立也云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所貴三之  
第三也辭氣言語音聲也既見顏色次接言語也  
出言有章故人不致鄙穢倍違之也故顏延之云

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侃謂暴慢鄙倍同  
是惡事故曰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云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者籩豆禮器也竹曰籩木曰豆盛  
云夢子不存大事小事即斥前三禮也而好修飾  
籩豆之事付於有司不關該也此注亦明如向釋又  
官也。註苞氏曰至用也。此注亦明如向釋又  
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於子近人故以  
常言語悟之黃其必納也然繆解亦得會苞注也  
。註鄭元曰至月也。云人不致欺誕者誕猶詐  
妄也云無惡辰之言入於耳者惡鄙醜也辰背也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若出能不信故鄙辰  
不入於耳也。註苞氏曰至器也。依苞此注亦  
得如舊說也若欲又為一通亦得云敬子好務小  
事而忽略籩豆之禮也而繆協別通曰籩豆禮器  
存於宗廟籩豆之禮也而繆協別通曰籩豆禮器  
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一貴則視史陳

論語集注卷四

三

信無愧辭故有司所存籩豆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註苞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馬融曰友謂顏淵也註曾子曰至斯矣。此明顏淵德也云以能問而為盈唯顏淵謙而反之也顏淵實有才能而恆如己不能故雖見不能者猶諮問尋求也云以多問於寡者多謂識性之多也己識雖多常不敢自言已多故每問於寡識者之德也云有若無實若虛者又處人閒未嘗以己之才德為有為實恆謙退如虛無也云犯而不校者校報也人有惡加犯己者己不報之也殷仲堪曰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其負責德之跡似乎為教而然余以為外假謙虛

黃中之道沖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惟情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則善於不能因斯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可言於為教哉犯而不校者其亦不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為中虛一也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友謂顏淵也曾子言唯昔吾友能為上諸行也註江熙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註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註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註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註曾子曰至人也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託謂憑託也六尺之孤謂童子無父而

為國君者也年齒幼少未能自立故憑託大臣如  
成王託周公者也云可以寄百里之命者百里謂  
國也言百里舉全數也命者謂國之教令也幼君  
既未能行政故寄家宰攝之也如周公攝政也然  
幼孤云託教令云寄者有以故也託是長憑無反  
之言寄是暫寄有反之目也君身尊重故云託不  
長憑於阿衡者也教命待君年長而還君自裁斷  
是有反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云君子人與君子人  
能死之是臨大節不可奪也云君子人與君子人  
也者言為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  
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  
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必同乎  
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  
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苞氏曰宏

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宏毅然後能負重任

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註孔安國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

遠莫遠焉註曾子曰至遠乎云曾子曰上不

能果斷也云任重而道遠者釋所以宜宏毅義也  
即所任者重所行者遠故宜德大而能斷也云仁  
以為己任不亦重乎者此解任重也士既以仁為  
平生之任此任豈得不謂為重乎云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者此釋道遠也已止也言知行仁不可少  
時而止必至此道乃後而止耳  
至死乃止此道豈不遠乎

子曰興於詩註苞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

立於禮註苞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成於樂註孔

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子曰至於樂此章明

詩者興起也言人學先從詩起後乃次諸典也所

以然者詩有六篇之法人倫之本近之事父遠之

事君故也又曰詩已明又學禮也所以然者人

云力於禮也禮者學詩已明又學禮也所以然者人

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也所以然者人

樂者學禮也禮者學詩也所以然者人

為貴行禮必須學樂也所以然者人

日樂所以成性也王肅曰言有為政之次序也

以陳詩採謠以知民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

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

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

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

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侃

案輔嗣之言可思也且案內則明學次第十三舞

勺十五舞象二十始學禮悖行孝悌是先學樂後

乃學禮也若欲申此注則當云先學舞勺舞象皆

是無心耳至二十學禮後備聽八音之樂和之以

終息也性故後云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由用也可使用而

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子曰至

此明天道深遠非人道所知也由用也元亨利新

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故云可使由之也張憑曰為政

而不知其所以故云不可使知之也張憑曰為政

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

之若為政以刑則防民之為奸民知有防而為奸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註苞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

貧賤者必將為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註

孔安國曰疾惡大甚亦使其為亂也論子曰至亂

勇疾貧亂也者好勇之人若能樂道自居此乃為

可耳若不能樂道而憎疾己之貧賤則此人必為

亂也故終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

之人習於武事是使之為亂也云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者夫不仁之人當以理將養或冀其感

悟若復憎疾之太甚則此不仁者近無所在必為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註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也論子曰至

其餘謂周公之才伎也言人假令有才能如周公

且之美而用行驕恡則所餘如周公之才伎者亦

不足復可觀者以驕沒才也故王弼曰人之才美

如周公設使驕恡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恡

棄也况驕恡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以其驕恡之鄙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註孔安國曰穀

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

所以勸人於學也論子曰至也已勸人學也穀

道也若三年學而不至善道者必無此理也故云

不易得也已孫綽曰穀祿也云三年學足以通業

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

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教勸中人已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註苞氏曰言行當常然也危

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

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邦有道貧且賤焉

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註子曰至恥也。此

云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

也云守死善道者寧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故云

守死善道也云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

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云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

則宜避之不居住也然亂時不居則始危時猶居

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云天下有道則見

者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若世王有道則宜

出仕也云無道則隱者若時王無道則隱枕石漱

流也陳文子棄馬十乘而去是亂邦不居也云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國君有道則宜運我才智

佐時出仕宜始得富貴而已獨貧賤則是才德淺

薄不會明時故為可恥也云邦無道富且貴焉恥

也者國君無道而已出仕招致富貴則是已亦無

道得會惡逆之君故亦為可恥也江熙曰不仕道

而事人何以致無道寵寵所以恥也夫山林之上

笑朝廷之人東帶立朝不獲逍遙也在朝者亦謫

山林之士鵠厄也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

以夫子兼宏出處之義明屈申貴於當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註孔安國曰欲各專一

於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註鄭元曰



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子曰至

師魯太師也摯太師名也始首也關雎詩篇也洋洋聲盛也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

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定使聲盛盈於耳聽也侃謂即前篇孔子語其樂曰樂其可知始作翁如之屬而其受孔子言

而理之得正也

子曰狂而不直○註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

不直○註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恹

恹而不信○註苞氏曰恹恹慤慤也宜可信也吾不

知之矣○註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

○子曰至之矣。此章歎時世與古反也。云狂而不直者狂者用行宜其直趣無迴不俟於善惡

而當時狂者不復直也故下卷則云古之狂也

今之狂也蕩云侗而不愿者侗謂籠侗未成器之

人也愿謹愿也人幼未成人者情性宜謹愿而當

時幼者亦不謹愿也云恹恹而不信者恹恹謂野

慤也野慤之人宜可信而于時野慤者皆詐謊不

復宜可信也云吾不知之矣者既與古時反故孔

子曰非復我能知測也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

俗自化求其情偽則儉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

告歸厚不以探幽為明務使姦偽不興不以先覺

為賢故雖明於日月猶曰不知也。註宜謹愿也

○謹愿無情愿貌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

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子曰至失之。言學之

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

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恆恐去失當錄之為意也

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易為懈怠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况可怠乎繆協稱申王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註學自至之耳。如注意則云如若也言人學宜熟若學而不及於熟雖得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美舜禹

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

子曰至與焉。此美舜禹也舜禹亦古聖天子也巍巍高大之稱也言舜禹逢時遇世高大可美也舜受堯禪而有天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此二聖得時有天下豈非身所預求而君自禪之也一云孔子歎己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若逢其時則己宣道當用也故王弼曰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江熙

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善歎不與並時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註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苞氏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

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註

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註煥明也

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註子曰至文章。此美堯

者為禪讓之始故孔子歎其為君之德大也云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唯天德巍巍既高既大而唯堯能法而行之也所以有則天之德者夫天道無私唯德是與而堯有天命禪舜

亦唯德是與功遂身退則法天而行化也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堯布德廣遠功用遍匝故民無能識而名之者也王弼曰聖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註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註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註孔安國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此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註舜有至已矣。記者又美舜德也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五人者禹一稷二契三皋

陶四伯益五也言舜有此五臣共治天下故治也  
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武王周發也予我也  
亂也武王曰我其然乎者記天下者有十人也云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之言於下也孔子歎曰良才之難  
數而後書孔子之言如此云唐虞云者此是才難  
得證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交  
代之間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交  
有此五臣若此也此謂周也言唐虞二代交際共  
十人十人之中有文母一婦人為十人之數所以  
是才難也季彪難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  
凱十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或稱齊聖或云明哲雖  
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為對太公  
召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就復強  
相攀繼而數交少何故唐虞人士反不如周朝之  
盛也耶彪以為斯此也蓋周也今云唐虞之際於  
此為盛言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  
虞由來尚矣故曰巍巍蕩蕩莫之能名今更謂唐

虞人士不如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  
異端有害於正訓乎侃案師說曰季氏之意極自  
允會春秋傳合當堯舜但既多才勝周而孔子唯  
云兩代有五五人者別有以也欲盛美周德隆於唐  
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  
周代十也又明言有婦人者明周代之盛匪唯丈  
夫之才抑婦人之能匡弼於政化也云參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者參三也天下有九州文王為  
雍州西伯六州化屬文王故云三分天下有二猶  
服事於殷也云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雖聖  
德之盛猶服事惡逆之君故可謂為德之至極者  
也○註馬融曰至母也○云理官者十人也謂周  
公且以下者周公且第一也周公名且是武王弟  
也召公奭第二也亦武王弟也太公望第三也謂  
呂望也呂望本姓姜氏呂望名尚釣於磻溪文王  
出獵遙見而呼之曰望公七年矣今乃見光景于  
斯於是接之上車文王自御而還因名為望為周  
太師故云太公也畢公第四也榮公第五也大顛

會子夏序是說家

三

第六也闕天第七也散宜生第八也南宮适第九也云其餘一人謂文母也者文母文王之妻也是有莘氏之女太姒也十人有九丈夫一婦人也。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殷家州牧曰伯文王為雍州伯雍州在紂西故曰西伯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註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已不能復閒廁其閒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註馬融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註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註苞氏曰方里為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城城閒有洫洫

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閒然矣。

子曰至然矣。此美禹也云禹吾無

閒然矣者閒猶非也。孔子美禹之德美盛而我不知何以居於非閒矣。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故一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不能閒故曰吾無閒然矣。李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之號舜稱無為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弗與焉斯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詠矣。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數禹者而豈徒哉益以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靡厚珍膳而簡儻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夫禹之所以興也。暨一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云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以下皆是禹不可閒之事也。其有三事。一是飲食飲食為急故最先也。二是衣服衣服緩於飲食故為次也。三是居室居室緩於衣服故最後也。菲薄也禹自所飲食甚自儉。

薄而祭祀牲率極乎豐厚故云非飲食致孝乎鬼  
 神也云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禹又自常衣服  
 一甚自應惡而祭祀之服大華美也飲食供鬼神故  
 云孝祭服供自己身故云美也然云黻冕冕是首  
 服為尊華是十二章最下為卑卑尊俱居中可知  
 也一云黻冕非服章政是韞黻之服也舉此則正服  
 可知也云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上通  
 水之用也禹自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是卑宮  
 室也而通達飲以利田農是盡力溝洫也云  
 禹吾無聞然矣者美禹既深故重云無聞然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